

亂世顯義勇—從虛實筆法論《三國演義》對關羽義勇精神的

闡揚

壹、前言

自古以來，神州大陸上改朝換代屢見不鮮，天下大勢合久必分，分久必合，兵燹四起的亂世，往往造就出諸多英雄豪傑。東漢末年，諸侯並起，群雄割據，關羽所處的三國時代，正是亂世的寫照。亂世的表徵不僅是干戈相對，也是人心道德淪喪的極致。亂世中的英雄人物，卻能展現自身的精神特質，為天下國家帶來安定與希望。關羽雖處身於三國亂世，但透過內在主體所秉持的「義」以及外在表現的「勇」，將自身非凡的精神氣質發揮得淋漓盡致，道德內涵影響後代，為世所敬重。

關羽的義勇特質之所以能傳誦千古，則不容忽視羅貫中之《三國演義》的推波助瀾。《三國演義》根據陳壽《三國志》的史實¹為基礎，經過宋代《三國志平話》與元代雜劇的發展，取得高度的藝術成就。《三國演義》在史實的參考下，充分發揮想像力，以虛構的技巧誇張增飾，敘寫權謀縱橫與武功征戰之處，生動的表現了人物的時代感。作為反映亂世的歷史演義小說，貫串《三國演義》的是處於歷史事件核心的人物形象。清代小說評論家毛宗崗於《讀三國志法》中道：「吾以為三國有三絕，可稱三絕；諸葛孔明一絕也，關雲長一絕也，曹操亦一絕也。」²被讚為「義絕」的關羽在書中是極具感染力的人物之一，羅貫中透過虛實交錯的敘述視野，將關羽置於個人情感與國家大義矛盾的情境中，演繹出動人心弦的情感張力，進而賦予關羽「義」、「勇」的人物形象。

羅貫中的生花妙筆，在史實上展現了文學的創造性，透過虛實交錯的筆法，將關羽的精神氣質寫得活靈活現，凸顯中國古典小說實中有虛，以虛御實的藝術筆法。同時，羅貫中也在《三國演義》中進一步闡揚了關羽的「義」、「勇」精神。

《三國演義》中，關羽的形象透過虛實筆法來呈現上，它可分為兩個層次；第一層次的虛實是歷史與文學的差異性，透過陳壽《三國志》與毛宗崗本《三國演義》之比較，兼採宋代《三國志平話》的故事原型，以分析出關羽形象在演變

¹ 陳壽《三國志》的寫成，成為《三國演義》至關重要的故事素材。關四平：「中國古代史學有一個秉筆直書的優良傳統。史家直筆定型於春秋時期，並由記史的筆法上升為修史的原則與史德問題。從遠源上說，陳壽繼承了這個優良傳統；從近源上看，他主要是繼承了司馬遷的實錄精神。……陳壽的實錄精神，首先表現在公正地對待魏、蜀、吳三國。晉朝的政權乃是繼承曹魏政權而來，因此，當時某些著史者，只寫曹魏一國史，而不寫蜀、吳，恐犯當權者之忌諱。陳壽雖也身為晉臣，卻敢於正視歷史，將魏、蜀、吳並列之，正其名曰『三國』，創融國別與紀傳、斷代為一體的新例。」引自關四平：《三國演義源流研究》（哈爾濱：黑龍江教育出版社，2008年三版），頁7-8。

² 引自[清]毛宗崗：《讀三國志法》，收錄於劉毓忱編：《三國演義資料匯編》（天津：南開大學出版社，2005年），頁255。

上的「虛實」；第二層次的虛實則著重於作品內緣的文學性與藝術性，以《三國演義》故事情節，探討羅貫中以「虛寫」與「實寫」交錯而建構出關羽的精神氣質。第三章將以虛實筆法交構出的故事情節，以分析關羽所展現的「義」、「勇」的精神特質。

貳、關羽形象的「真實」與「虛構」

小說作為文學的一種形式，具備想像、推測和虛構的特質，小說的故事背景甚至可以完全虛構，建立在一個架空的世界觀上，本可無須理會虛實問題。³但對於作為中國第一部長篇歷史小說⁴的《三國演義》而言，文本蘊含的虛實問題則不容忽視。《三國演義》的誕生，揭示了歷史小說在創作上的特殊要求；即是既不能完全虛構，又不能完全等同於歷史。歷史小說若完全虛構，沒有歷史依據，則無法界定為歷史小說；反之，小說完全等同於歷史，則是史書的體例，較缺乏文學性與藝術性，也失去其歷史小說的價值與定位。

清朝學者章學誠認為《三國演義》是「七分事實，三分虛構」⁵，雖然以三國時代的戰爭歷史作為題材，帶有虛構的故事橋段，但人物形象的刻劃上有其獨到之處。關羽在《三國演義》中所表現的形象甚是鮮明，普世皆知其身材高大、紅面、長鬚，手執青龍偃月刀，騎乘赤兔馬。關羽的事蹟則有桃園三結義、溫酒斬華雄、過五關斬六將、華容道義釋曹操、刮骨療毒等重要橋段。《三國演義》中的關羽故事與史實有所出入，乃係羅貫中在既有史實與《三國志平話》的故事原型上加以渲染增色，進而塑造出關羽威風凜凜的形象，展示了文學所勾勒出的人物之美，也揭櫫了羅貫中對於關羽故事所採取的虛實關係。

一、威風凜凜的美髯公

作為《三國演義》重要人物之一的關羽，在武勇與忠義方面的表現備受認可，誠如清人毛宗崗所說：

曆稽載籍，名將如雲，而絕倫超群者莫如雲長。青史對青燈，則極其儒雅；赤心如赤面，則極其英靈。秉燭達旦，人傳其大節；單刀赴會，世服其神威。獨行千里，報主之志堅；義釋華容，酬恩之誼重。作事如青天白日，待人如霽月光風。心則趙抃焚香告帝之心而磊落過之，意則阮籍白眼傲物

³ 此處的「虛實」主要表現在歷史小說創作領域，屬於創作方法範疇。秦平：「『實』是指對正史上記載的歷史事實的如實陳述，『虛』指虛構，是作家在正史的基礎上通過想像進行的主觀發揮。」引自秦平：《三國演義「虛實」問題的接受研究》（湖南：湖南師範大學美學碩士論文，2009年），頁數4-5。

⁴ 《三國演義》是以歷史為主題的長篇小說。長篇小說的條件定義，張健認為：「（一）篇幅十萬字以上。（二）有完整的故事。（三）有詳細的刻劃及敘述。（四）有較複雜的主題及較多的人。」參見張健：《文學概論》（臺北：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），頁193。

⁵ 轉引自朱一玄、劉毓忱：《三國演義資料匯編》（北京：百花文藝出版社，1983年），頁693。

之意而嚴正過之，是古今來名將中第一奇人。⁶

毛宗崗歸納了關羽在《三國演義》中的英雄事蹟，指出關羽的忠義精神，將他的地位推到一個舉世聞名的地位，呈現了小說的藝術形象遠超過歷史書寫之特殊現象。關羽之所以能成為千古名將，今人沈伯俊認為：

歷史上的關羽，號稱「萬人敵」，確是一員虎將、勇將或名將；然而，他還算不上軍事家。就歷史功績、歷史地位而言，歷代超過他的名將比比皆是，如唐代平定「安史之亂」的主要統帥郭子儀，功勞就比他大得多。但是，在後人的心目中，關羽的地位卻凌駕於所有武將之上，在清代還高於諸葛亮，甚至高於「萬世師表」孔子。對此，通俗文藝的美化與渲染起了很大作用。其中，《三國演義》對關羽形象的成功塑造是一個關鍵的因素。

7

關羽能聲名遠揚，威震華夏，實為《三國演義》刻劃之功，使其在古來諸多將軍中脫穎而出。

在第一回〈宴桃園豪傑三結義・斬黃巾英雄首立功〉，羅貫中在敘述中便極力突出關羽的形象。劉備與張飛初識，兩人於村店中飲酒時，羅貫中便透過劉備的視角來凸顯關羽的不凡之相，茲錄原文：

正飲間，見一大漢，推著一輛車子，到店門首歇了；入店坐下，便喚酒保：「快斟酒來吃，我待趕入城去投軍。」玄德看其人，身長九尺，髯長二尺；面如重棗，脣若塗脂；丹鳳眼，臥蠶眉；相貌堂堂，威風凜凜。⁸

短短幾句大抵勾勒出關羽鮮明的外貌形象，可看出是羅貫中有意為之。首先寫關羽身材的高大，身長九尺相當於二一二公分⁹，展現異於常人的英雄氣概。繼而寫關羽飄逸綿長的鬚髯，「面如重棗」則描寫出關羽的紅面，成為後世關公像的基本藍圖。再者，勇將多是體格壯碩，而羅貫中則進一步強調關羽「丹鳳眼，臥蠶眉」的臉部特徵，說其「相貌堂堂，威風凜凜」，令關羽的整體形象在開篇之初便深植人心。在史傳記載中，實際描寫關羽相貌僅有「羽美鬚髯」¹⁰，其餘身體部位全無著墨。據此，可知關羽的鬚髯優美，為世所讚，其餘身體特徵皆是羅貫中為了藝術表現而做出的虛構形象。不僅如此，作者更掌握關羽真實具有「美鬚髯」之特徵，在第二十五回中加以發揮，茲錄原文：

⁶ 引自[清]毛宗崗：《讀三國志法》，收錄於劉毓忱編：《三國演義資料匯編》（天津：南開大學出版社，2005年），頁255。

⁷ 引自沈伯俊：《羅貫中與三國演義》（臺北：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，2007年），頁79。

⁸ 引自[明]羅貫中著，[清]毛宗崗批：《三國演義》（臺北：三民書局，2008年二版），頁4。

⁹ 參見廖瓊媛：《三國演義的美學世界》（臺北：里仁書局，2000年），頁82。

¹⁰ 詳見《三國志・蜀書・關張馬黃照傳》，楊家駱主編，[晉]陳壽著，裴松之注：《新校本三國志注附索引》（臺北：鼎文書局，1980年），頁940。

公醉，自綽其髯而言曰：「生不能報國家，而背其兄，徒為人也！」操問曰：「雲長髯有數乎？」公曰：「約數百根。每秋月約退三五根。冬月多以皂紗囊裹之，恐其斷也。」操以紗錦作囊，與關公護髯。次日，早朝見帝。帝見關公一紗錦囊垂於胸次，帝問之。關公奏曰：「臣髯頗長，丞相賜囊貯之。」帝令當殿披拂，過於其腹。帝曰：「真美髯公也！」¹¹

羅貫中把握住關羽「美鬚髯」的歷史形象，從而進行再創造，描寫了關羽美鬚髯的約略數量，以及配合冬令時節，特意虛構關羽保養鬚髯的情節，以貼近實際生活，塑造出一個漢獻帝為之稱讚的「美髯公」。

羅貫中針對關羽的外貌形象進行大幅度的創意想像，但出身背景則與史傳相差無幾，卻能使關羽在《三國演義》的人格魅力超越史傳記載。從關羽的出身來看，《三國志》與《三國演義》中都記載是關羽是河東人士¹²，並無運用貴族或將門的血統來強調關羽的不凡。《三國演義》中對關羽的背景做了細部的解釋，敘述他因不滿河東當地的豪強而殺人逃難，卻未曾將關羽塑造為亡命之徒，而是在一出場時便刻劃其出奇的樣貌，展現了英雄氣質，即令關羽的形象與具有高強武藝而恃強凌弱之人有所區別。由此觀之，關羽雖是平民出身，則寫其平凡中的不凡，使其成為平民中的佼佼者，是一個平民化的時代英雄¹³，形成了平中見奇、以虛御實的人物之美。

二、強化義勇特質的書寫

異姓結拜為兄弟是中國特有的文化現象，關羽與劉備、張飛在桃園三結義的橋段，乃是羅貫中本之於宋代《三國志平話》的故事原型而加以虛構¹⁴，關羽實際上並未與劉備、張飛結為異姓兄弟，茲列《三國志》原文為證：

先主於鄉里合徒眾，而羽與張飛為之禦侮。先主為平原相，以羽、飛為別部司馬，分統部曲。先主與二人寢則同床，恩若兄弟。而稠人廣坐，侍立終日，隨先主周旋，不避艱險。¹⁵

¹¹ [明]羅貫中著，[清]毛宗崗批：《三國演義》（臺北：三民書局，2008年二版），頁213。

¹² 《三國志》：「關羽字雲長，本字長生，河東解人也。」《三國演義》第一回，關羽初登場，自我介紹：「吾姓關，名羽，字壽長，後改雲長，河東解良人也。」

¹³ 參見關四平：《三國演義源流研究》，（哈爾濱：黑龍江教育出版社，2008年三版），頁126-127。

¹⁴ 《三國志平話·卷上》：「飛遂邀二公，亭上置酒，三人歡飲。飲間，三人各序年甲：『德公最長，關公為次，飛最小。以此大者為兄，小者為弟。宰白馬祭天，殺烏牛祭地。不求同日生，只願同日死。三人同行同坐同眠，誓為兄弟。』」引自網路資源，<http://open-lit.com/index.php>，開放文學，檢索日期：2011年12月15日。

¹⁵ 引自楊家駱主編，[晉]陳壽著，裴松之注：《新校本三國志注附索引》（臺北：鼎文書局，1980年），頁939。

從史實角度而言，劉備與關羽、張飛「寢則同床，恩若兄弟」，當中的「若」確切否定了劉關張三人並無結拜。在歷史中，劉備僅是賞識關張二將，三人並無以牲禮祭天地的結拜儀式，只顯示出關羽跟隨劉備，忠心耿耿，但彼此之間仍是君臣關係，並非真正結拜為兄弟。《三國演義》則採納《三國志平話》的結義橋段，羅貫中深化了劉關張的兄弟情誼，並做了細微地改編：

次日，於桃園中，備下烏牛白馬祭禮等項，三人焚香，再拜而說誓曰：「念劉備、關羽、張飛，雖然異姓，既結為兄弟，則同心協力，救困扶危；上報國家，下安黎庶；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願同年同月同日死。皇天后土，實鑒此心。背義忘恩，天人共戮。」¹⁶

時值黃巾之亂，朝綱腐敗，各路諸侯多作壁上觀。劉備身為中山靖王劉勝後人的皇室血統，則有助他號召人馬來起義討賊，以符合中國自古以來師出有名的傳統。《三國演義》以蜀漢為正統，故事情節明顯傾向「擁劉貶曹」的主題，故而劉關張的結義，除了是英雄相惜的赤誠表現外，同時是建立在「上報國家，下安庶民」之大義的前提上。「義」則是貫穿《三國演義》的一條思想線索，羅貫中藉此虛構了桃園三結義的故事，作為小說的開端，為主要人物出場拉開了序幕，確定了「擁劉」的基調，並且將「義」的道德理想奠定了基礎。結義的情節同時塑造了關羽「忠義」形象的基礎，關羽重視結拜兄弟的「義」，進而將「忠」體現於蜀漢，以闡發三人結義的出發點不僅是交心賞識，而是為了「義」而結拜，是帶有匡復漢室的共同信念。

為了凸顯關羽之不凡，《三國演義》中所描寫關羽諸多斬殺敵將的豐功偉業，實際並非他本人所為，而是羅貫中運用移花接木的藝術手法。在《三國演義》第五回中，曹操傳檄天下，號召各路諸侯會師洛陽，並推袁紹為盟主，討伐董卓。董卓麾下有一「虎體狼腰，豹頭猿臂」的猛將華雄，接連重挫諸侯聯軍，斬殺數將。當時擔任馬弓手的關羽自告奮勇，決意出戰華雄，反被袁紹嗤之以鼻，卻得曹操「此人儀表不俗」之讚賞。爾後，關羽出戰，不消片刻，立斬華雄，而杯酒尚溫，關羽因此聲名大噪。但《三國志·吳書·孫破虜討逆傳》記載：「堅復相收兵，合戰於陽人，大破卓軍，梟其都督華雄等。」¹⁷，據此可知，華雄實為孫堅所殺，並非關羽所為。羅貫中義依據華雄被殺的歷史事實，大幅度地虛構出「溫酒斬華雄」的情節，並將斬敵功勞轉移到關羽身上，以凸顯關羽之神勇。

參、《三國演義》對關羽義勇精神的闡揚

關羽被毛宗崗稱為「是古今來名將第一奇人」，尤見《三國演義》取得藝術

¹⁶ 引自[明]羅貫中著，[清]毛宗崗批：《三國演義》（臺北：三民書局，2008年二版），頁4-5。

¹⁷ 引自楊家駱主編，[晉]陳壽著，裴松之注：《新校本三國志注附索引》（臺北：鼎文書局，1980年），頁1096。

上的高度成就。羅貫中在創作過程中，保留一定的歷史依據，同時進行藝術性的改造，不論是人物的直接性敘事，抑或情節間接性的烘托，羅貫中運用了虛實交錯的表現手法，重新詮釋出關羽的人物形象。

虛與實本是一組中國古典美學的概念，涉及藝術表現的直觀性和想像性。¹⁸在文學創作中，諸多情節、意象或衝突經常帶有雙重意涵。當虛與實的觀點落實於小說創作中，即是敘事的直接描寫與間接描寫。在實筆的描寫下，虛筆獲得特定的內容及發展的依據，在虛筆的對照下，實筆更加突出，人物形象亦復鮮明生動。虛實筆法的結合，使小說在敘事上得到完整、多變、含蓄的藝術美感。然而，《三國演義》則是運用虛實相生的筆法，來大力闡揚關羽義勇之精神氣質。

一、溫酒斬華雄的勇武

處在戰火四起的亂世，戰爭往往成為諸侯開拓霸業的方式，若百姓遭逢懷有狼子野心的諸侯，戰爭無疑是人民痛苦的根源；反之，在面對利慾薰心的諸侯時，若有人適時挺身而出，勇敢地與之抗衡，以短暫的戰爭弭平禍患，雖非上上之策，也是一種令天下國家通往和平的途徑。然而，欲安定天下國家，除了當權者須推行仁德之政，麾下也需要武藝高超、無懼生死的將才馳騁沙場，方能保家衛國。《論語·為政》云：「見義不為，無勇也。」指出君子不可缺少「勇」的精神要素，心懷「義」者必有「勇」。關羽所具備的「勇」，不僅是在戰場上廝殺的勇武，也是人格特質上的勇，而他的「勇」則源於內在的「義」，以「義」為基礎的「勇」，才符合儒家對仁人君子的要求。

在《三國演義》中，關羽之勇往往是透過戰爭的情節來體現。羅貫中運用虛實交錯的筆法，來闡揚關羽的性格的剛勇及武藝的神勇。在第五回〈發矯詔諸鎮應曹公·破關兵三英戰呂布〉中，關羽無畏各路諸侯取笑，挺身而出，締造出「溫酒斬華雄」的事蹟而一戰成名，但此橋段的謀篇佈局並非平鋪直述，而是採用虛筆迂迴的藝術手法來描述關羽的勇武。羅貫中所採取的敘事方式是不直接寫出關羽之勇，反而先寫華雄之勇：

眾諸侯內有濟北相鮑信，尋思孫堅既為前部，怕他奪了頭功，暗撥其弟鮑忠，先將馬步軍三千，逕抄小路，直到關下搦戰。華雄引鐵騎五百，飛下關來，大喝：「賊將休走！」鮑忠急待退，被華雄手起刀落，斬於馬下，生擒將校極多。¹⁹

華雄僅率五百人即與三千敵軍交戰，在敵眾我寡的戰場形勢下，猶能輕易斬殺鮑忠，足見華雄並非泛泛之輩，已具備猛將的特質。其後華雄率軍擊破孫堅兵馬，斬殺祖茂，直攻諸侯聯軍，接連斬將，甚為勇猛，茲錄原文：

¹⁸ 參見張世君：《明清小說評點敘事概念研究》（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2007年），頁213，

¹⁹ 引自[明]羅貫中著，[清]毛宗崗批：《三國演義》（臺北：三民書局，2008年二版），頁39。

忽探子來報：「華雄引鐵騎下關，用長竿挑著孫太守赤憤，來寨前大罵搦戰。」紹曰：「誰敢去戰？」袁術背後轉出驍將俞涉曰：「小將願往。」紹喜，便著俞涉出馬。即時報來：「俞涉與華雄戰不三合，被華雄斬了。」眾大驚。太守韓馥曰：「吾有上將潘鳳，可斬華雄。」紹急令出戰。潘鳳手提大斧上馬。去不多時，飛馬來報：「潘鳳又被華雄斬了。」眾皆失色。

20

華雄所斬的俞涉及潘鳳，一是「驍將」，一是「上將」，皆是名列前茅的將領稱謂，但華雄不消幾回功夫，便斬了俞、潘二將，無疑是羅貫中再次強調華雄的勇猛過人。正在諸侯大驚失色之際，當時仍是一名馬弓手的關羽展現過人的勇氣，主動請戰，茲錄原文：

操教釀熱酒一盃，與關公飲了上馬。關公曰：「酒且斟下，某去便來。」出帳提刀，飛身上馬。眾諸侯聽得關外鼓聲大振，喊聲大舉，如天摧地塌，岳撼山崩，眾皆失驚。正欲探聽，鸞鈴響處，馬到中軍，雲長提華雄之頭，擲於地上，其酒當溫。²¹

此段戰爭的描寫，羅貫中並未描寫關羽和華雄交戰的具體情形，全用虛寫的藝術手法，以展現關羽的神勇。一名英雄人物上場廝殺的戰鬥場面，一般的寫法往往是大寫特寫戰場的情景。羅貫中卻不直接去寫戰場，而是刻意地來寫會場，把戰場放在會場的後面來寫。由於既有會場，又有戰場；既寫耳聞，又寫目睹；既有實際情景的描繪，又有情勢氣氛的烘托；就對英雄人物的創造，更起一種傳神壯威的作用。²²

這種虛實相結合的筆法，便於創造一個富有特徵的情勢和氛圍，從而烘托關羽的勇猛過人的英雄氣概。作者並不直接描寫關羽的武藝高強，甚至省略了他和華雄交戰的具體情形，只是著意來渲染華雄的勇不可擋以及眾諸侯的驚恐失色。處在此種敵方兵臨城下的危急形勢中，關羽猶能以迅雷疾風般的速度，輕而易舉地斬殺華雄，一解諸侯之危，實非凡人所能為。羅貫中以虛筆的敘事方式指出一杯酒尚有餘溫時，關羽已經提著華雄之頭凱旋歸來，揭櫫了人外有人的寫照。華雄雖強，但遠不是關羽的對手。不明寫關羽之勇，而關羽之勇自現。實際上讓華雄的驍勇，諸侯的驚恐，反襯得關羽的威武形象更加鮮明生動。誠如廖瓊媛所說：

作者花了很長的篇幅，實寫華雄的勇猛，所向無敵，與眾諸侯對關公的不信任，處處阻擾。愈是困難的環境，也愈能彰顯英雄的卓爾不凡。作者以

²⁰ 引自[明]羅貫中著，[清]毛宗崗批：《三國演義》（臺北：三民書局，2008年二版），頁41。

²¹ 引自[明]羅貫中著，[清]毛宗崗批：《三國演義》（臺北：三民書局，2008年二版），頁42。

²² 參見塗強：〈談《三國演義》「溫酒斬華雄」的藝術風格〉（西南科技大學高教研究，2006年04期），頁22-23。

傳神的手法，藝術再現關公英勇無敵的奕奕神采，光亮照人。可說以實寫華雄來襯托關公更上一層樓的勇猛。以虛寫關公的英雄行徑，來襯托關公的英雄氣概，以此寫彼，虛實相生，在有限的畫面中，突破既定的形象，使讀者的想像力達到無遠弗屆，發揮「隱而愈現」的美感妙處。²³

由此可見，華雄之勇猛，斬殺四將，乃是實寫；關羽斬殺華雄，不直接描寫戰場情景，而是透過聲音來寫戰況激烈，以突顯關羽之神勇，乃是虛寫，是一種小說以虛御實的藝術表現。另外，「溫酒」則透過時間流逝的虛實對比，來襯托關羽的武勇，有助於人物形象的塑造。溫酒象徵著關羽作戰的神速，斬華雄猶如探囊取物。時間的流逝本來是抽象的，但羅貫中透過關羽提著華雄的頭勝利歸來，而在戰前斟下的一杯熱酒尚有餘溫，即是將時間的迅速流逝具體化、形象化了。透過「溫酒」的意象與關羽威武神勇的形象加以聯繫起來，使這一杯酒，在刻畫人物上起著不可忽視的藝術作用。據此可知，溫酒是實寫，而透過短暫時間之虛寫，以表達關羽上陣取敵首的神速勇猛。據此可知，溫酒斬華雄的情節，羅貫中闡揚了關羽在性格與武藝上的「勇」，凸顯關羽能在危難中適時地挺身而出，擊殺來犯的敵軍，安定了浮躁驚恐的人心，來謀取局勢的和平。

二、華容道釋曹的情義

一個世代中，具備「義」的人越多，履行匡世衛道之舉，則天下國家益發興盛昌隆，凜然正氣自可參天貫地，便能杜絕諸多奸險小人之邪惡行徑。《論語·里仁》云：「君子喻於義，小人喻於利。」儒家所言之「義」，是以義為行為之準則與規範，也可視為觀念與行為的結合，義代表的是聯繫儒家道德精神與具體行為舉止之媒介，規範終將達至理想人格。²⁴

「義」有正當、應該、道理之意，「義」是居於關羽人格特質之最高點。在《三國演義》中，關羽即體現以義正己之人格精神與具體行為。關羽被讚為「義絕」，已經點明主要的人格特質與精神內涵，「華容道義釋曹操」是凸顯關羽重「義」的重要橋段，羅貫中透過情節之間的虛實筆法，賦予了大力闡揚了關羽的「義」行。

在第二十五回〈屯土山關公約三事·救白馬曹操解圍〉中，寫曹操南征徐州，劉關張三人因戰敗而失散。關羽困守下邳，中了曹操的誘敵之計，被重重圍困於土山之上。曹操素來愛才惜將，早對關羽十分欽敬，又因麾下程昱進言應早收服關羽，免為袁紹所用。曹操派遣與關羽有故交的張遼前往勸說，欲動之以情，申之以理，來說服關羽歸降曹營。關羽不接納張遼的勸說，明確表示「雖赴絕地，視死如歸」²⁵，凜然大義，怒而說出：「吾仗忠義而死」²⁶的豪語。面對關羽這等

²³ 引自廖瓊媛：《三國演義的美學世界》（臺北：里仁書局，2000年），頁255。

²⁴ 參見黃世孟：《三國志通俗演義著述意識研究》（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研究所碩士論文，2004年），頁50-58。

²⁵ 引自[明]羅貫中著，[清]毛宗崗批：《三國演義》（臺北：三民書局，2008年二版），頁210。

忠義之人，張遼也機警地從關羽與劉備結拜兄弟的關係著手，指出他戰死將背負三條罪名：

當初劉使君與兄結義之時，誓同生死；今使君方敗，而兄即戰死，倘使君復出，欲求兄相助，而不可復得，豈不負當年之盟誓乎？其罪一也。劉使君以家眷付託於兄，兄今戰死，二夫人無所倚賴，負卻使君依託之重。其罪二也。兄武藝超群，兼通經史，不思共使君匡扶漢室，徒欲赴湯蹈火，以成匹夫之勇，安得為義？其罪三也。²⁷

張遼以第一罪責關羽違背兄弟盟約，則是不義；第二罪責其無法保護兄嫂，有負所託，則是不信；第三罪是責關羽文武兼濟，因小我而忘大局，無法為天下國家盡心盡力，則是不仁。關羽素以「義」待人處事，卻被張遼以「三罪」之說而責備他不義，強悍打擊了他的人生信條，令關羽陷入忠義兩難的困境中。但關羽內在的「義」發揮道德作用，為了保護兩位兄嫂，只得暫時歸降曹營。但關羽歸降的品調奇高，以約定三事來化解張遼的「三罪」，若曹操不從三項約定，關羽則表明寧願戰死，也不願投降，茲列原文：

一者，吾與皇叔設誓，共扶漢室，吾今只降漢帝，不降曹操；二者，二嫂處請給皇叔俸祿贍，一應上下人等，皆不許到門；三者，但知劉皇叔去向，不管千里萬里，便當辭去。三者缺一，斷不肯降。²⁸

關羽提出三約之說，旨在「降漢不降曹」，但曹操愛才心切，求賢若渴，一口允諾關羽的要求。張遼責關羽有三罪之情節，亦暗藏虛實。實筆寫張遼臨機反應，雄辯滔滔；虛筆寫關羽重視君臣之義與兄弟之情，關羽縱使投降，亦須恪守「義」的準則。羅貫中透過虛實筆法，並非為寫張遼的能言善辯，主要是寫關羽內在生命的「義」，為了義而使內心天人交戰。假若關羽心中無「義」做為衡量事物的準則，他也不會受到張遼「三罪」之說而陷入忠義兩難全的道德矛盾之中。關羽基於「三罪」而與曹操達成的「三約」，須往更高層次且具體的實踐起來，並非碌碌庸人所能奉行，必須具備聖人的特質，葉松林先生指出：

聖人有其獨特的神情形貌，但最重要的是人格修養——尤其是德行，諸如對長幼尊卑之禮的遵循維護，沒有高度的理性，頑強的自我追求，實在難以實現，而關羽，卻是身體力行的佼佼者。²⁹

²⁶ 引自[明]羅貫中著，[清]毛宗崗批：《三國演義》（臺北：三民書局，2008年二版），頁210。

²⁷ 引自[明]羅貫中著，[清]毛宗崗批：《三國演義》（臺北：三民書局，2008年二版），頁210。

²⁸ 引自[明]羅貫中著，[清]毛宗崗批：《三國演義》（臺北：三民書局，2008年二版），頁210-211。

²⁹ 引自葉松林：〈義士・聖人・天神——關羽形象的文化透視〉，收在《三國演義與中國文化論文集》（成都：巴蜀書社，1992年），頁222。

關羽對「義」的信念，不僅是言教，而是親身落實於在待人處事之上。正因為關羽的「義」，才能得到曹操的敬重，而關羽歸降曹營後，曹操厚遇關羽的程度勝過其他將領，而關羽雖對曹操的恩情感銘於心，則始終不向曹操逢迎拍馬、阿諛諂媚，正是「富貴不能淫」的大丈夫寫照。關羽為了報答曹操的不殺之恩以及照顧兄嫂之情，關羽在白馬之戰大顯神威，刀斬袁紹手下大將顏良，化解曹營吞敗的危機。由此看出，關羽的重情重義不僅是對劉備、張飛之外，尚能推己及人，甚至將「義」運用在政治上敵對關係的曹操。直到尋得劉備的下落，關羽依照約定，返回蜀漢陣營，因而有保護二嫂，過五關斬六將的英勇事蹟，也是關羽在面對忠、義矛盾的癥結點上，得到較佳的情理統合，暫時化解了忠義兩難全的困境。

在前的曹公恩義已經埋下伏筆，才能開展出第五十回「關雲長義釋曹操」之事。曹操在赤壁之戰大敗，百萬雄師毀於長江火海中，已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，卻在華容道遭逢關羽。面對關羽這等神勇將才，曹操本是死路一條，但他深知關羽素來重情義，便希望關羽看在過往的情面，饒他一命，關羽原先公私分明地回絕曹操：

雲長曰：「昔日關某雖蒙丞相厚恩，然已斬顏良，誅文醜，解白馬之圍，以奉報矣。今日之事，豈敢以私廢公？」操曰：「五關斬將之時，還能記否？大丈夫以信義為重。將軍深明春秋，豈不知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之事乎？」

曹操以過往恩情及儒家經典《春秋》的典故來求情，關羽終是無法擺脫重情義的天性，選擇違抗軍令，冒死放走曹操：

雲長是個義重如山之人，想起當日曹操許多恩義，與後來五關斬將之事，如何不動心？又見曹軍惶惶皆欲垂淚，越發心中不忍。於是把馬頭勒回，謂眾軍曰：「四散擺開。」這個分明是放曹操的意思。操見雲長回馬，便和眾將一齊衝將過去。雲長回身時，曹操已與眾將過去了。雲長大喝一聲，眾軍皆下馬，哭拜於地。雲長愈加不忍。正猶豫間，張遼驟馬而至，雲長見了，又動故舊之情；長歎一聲，並皆放去。³⁰

關羽華容道釋放曹操之舉，難以絕對式的觀點來論斷是非。從劉備與曹操的敵對關係來看，關羽立下軍令狀，卻又放走敵方將領，該當死罪，是對劉備以及整個蜀漢政權的不忠。若從人生處世及道德內涵的層次而言，關羽重義，面對先前曹操的恩義相待，若關羽真在華容道誅殺了曹操，那他則成忘恩負義之徒。關羽再度面對忠義矛盾的生命矛盾之中，他所處理的方式，誠如《孟子·告子上》所言：「生，亦我所欲也；義，亦我所欲也。二者不可兼得，舍生而取義者也。」關羽在華容道若殺了曹操，則是背棄恩情的不義之徒，但他在政治上盡了「忠」，性

³⁰ 引自[明]羅貫中著，[清]毛宗崗批：《三國演義》（臺北：三民書局，2008年二版），頁421。

命得以延續；反之，關羽放走了曹操，但他違背軍令，本該是死路一條，卻徹底體現關羽的內在生命之中的凜然大義。然而，關羽的義涵蓋了豐富的內涵，誠如郭瑞林所說：

關羽的「義」，涵括了義氣、道義、忠貞等內容。他的「義」有一種英氣逼人、氣貫長虹的威勢，讓人望而生畏，思而生敬。³¹

關羽在華容道放走曹操，雖是出於私情，卻顯出的「義」之所在。然而，《三國演義》第五十回的巧妙安排曹操赤壁慘敗是實寫，關羽義釋曹操是虛寫，整個情節著重於闡揚關羽的義。關羽之所以能慷慨地做出捨生而取義的決定，無懼死亡，乃在於他的義臻於頂點，並不只侷限於桃園結拜的情義，使「義」的道德精神能流遍天下，不分人我，以「義」作為生命道德的優先順位，每當遭逢其他道德精神與「義」牴觸者，關羽仍是以「義」為先，符合儒家所追求的理想人格。

肆、結語

天下國家欲求長治久安，「義」與「勇」的精神特質當是不可或缺，「勇」對外能保家衛國，「義」對內可杜絕邪佞，而關羽不單是一名武將，更是一名徹底實行義勇精神的英雄人物。若一個時空環境中，如關羽一般忠義的人越多，正面道德力量主宰整個政治環境與社會環境，上有賢良之君，下有義勇之臣，則天下安定指日可待。

《三國演義》透過虛實筆法來開展故事情節，展示高度的藝術效果，從而凸顯出關羽「義」、「勇」的人格特質。關羽的外在的勇武是根源於內在的剛勇特質，而他的勇來自深層的「義」。「義」是關羽內在生命的至高準則，除了桃園結拜的兄弟情意之外，「義」體現於國家大局上，則是對於蜀漢陣營的忠義，若無既有的「義」，關羽也難以表現「忠」；將「義」實踐於生命中，則反映在華容道釋放曹操，是一種不畏死亡的情義。關羽仗忠義而生，能為了保護二位兄嫂，寧願冒著背負千古罵名的危險，約定「降漢不降朝」，選擇暫時投降曹操，亦展現一種「勇」的精神。由此可知，關羽的義與勇是一體兩面，兩者互相融攝，而他的精神特質之所以能千古流傳，則有賴於羅貫中書寫《三國演義》時，所運用虛實相生的筆法，以安排出拍案叫絕的劇情，闡揚了關羽在亂世中的凜然大義及神武英勇。

徵引及參考文獻

壹、專書：

³¹ 引自郭瑞林：《三國演義的文化解讀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6年），頁255。

一、古籍(依時代先後排列)

[漢]陳壽撰、[南朝宋]裴松之注：《三國志》，杭州：浙江古籍，2002 年。

[明]羅貫中撰、[清]毛宗崗批評：《三國演義》，臺北：三民書局，2008 年二版。

二、近代著作(依作者姓氏筆劃排列)

王麗娟：《三國故事演變中的文人敘事與民間敘事》，濟南：齊魯書社，2007 年。

丘振聲：《三國演義縱橫談》，臺北市：曉園出版社有限公司，1991 年。

李福清：《三國演義與民間文學傳統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7 年。

沈伯俊：《羅貫中與三國演義》，臺北：遠流出版社，2007 年。

胡萬川：《真假虛實：小說的藝術與現實》，臺北：大安，2005 年。

陳翔華：《三國志演義縱論》，臺北：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，2006 年。

陳瑞秀：《三國演義之美學解讀》，臺北：文津出版社，2008 年。

傅惠生：《宋明之際的社會心理與小說》，北京：東方出版社，1997 年。

黃華節：《關公的人格與神格》，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2001 年。

廖瓊媛：《三國演義的美學世界》，臺北：里仁書局，2000 年。

貳、期刊論文(依作者姓氏筆劃排列)

王同書：〈《三國演義》對關羽的描繪及其文化意蘊〉，《明清小說研究》，2002 年 02 期。

孫波：〈淺談《三國演義》中關羽形象的塑造〉，赤峰學院學報，2005 年 03 期。

馬寶記：〈「壯繆」與「義絕」——從《三國志》到《三國演義》關羽形象演變的實質及其文化內涵〉，中州學刊，2005 年 03 期。

張淑蓉：〈《三國演義》人物虛實考〉，通化師範學院學報，1999 年 06 期。

張學艷：〈簡析《三國演義》的虛構手法〉，《語文知識》，2003 年 09 期。

陳偉軍，孫愛春：〈《三國演義》人物塑造的性格化傾向〉，《泰安師專學報》第 11 卷第 2 期，1998 年。

塗強：〈談《三國演義》「溫酒斬華雄」的藝術風格〉，《西南科技大學高教研究》，2006 年 04 期。

參、學位論文(依作者姓氏筆劃排列)

李燦：〈《三國演義》的情節結構分析〉，寧夏大學人文學院碩士論文，2005 年。

柳珍姬：《鼎峙春秋與關公造型之研究》，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研究所博士論

文，2004 年。

洪淳孝：《三國演義研究》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，1983 年。

黃世孟：《三國志通俗演義著述意識研究》，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研究所碩士論文，2004 年。

黃俊凱：《三國演義之人物表現》，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，2006 年。

羅永裕：《三國演義人物形象研究》，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，2003 年。